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

元　劉壎　撰

駢儷三

聶侍郎上梁文

聶善之侍郎子述建昌人也少與曾文莊公漸同讀書於麻姑山刻苦肄習俱成大名文莊公赴紹熙廷對光宗擢為第二人仕至工部侍郎卒於位年纔四十二聶

公亦擢世科踐揚中外歷都司至法從為四川制帥因張福之亂罷歸里晚年以宣奉大夫守贛川列爵至衛郡公富貴壽康當時同郡無匹之者嘗自作上梁文數篇文采可觀偶得故本謾録於此

寶慶三年公在贛重建鬱孤臺上梁文云千騎居上頭節鎮素雄於昭信八境見圖畫臺觀尤盛於鬱孤踞鼇首之穹窿映虎城之突兀崆峒對聳章貢交流自宇宙便有此山至東坡而增重與風月之無盡藏壓西江而

獨尊騷人墨客相繼吟哦車轍馬跡爭先登覽然而年
侵屋老基圮棟攲雖天造之絶竒奈人事之弗稱儻匪
具胸中之丘壑安能領物外之雲烟使君於此不凡老
子之興不淺故須出手以遂改圖從太守而遊行繼醉
翁亭之集後天下而樂竊愢岳陽樓之碑兹舉脩梁盍
陳韻語伏願上梁之後一城和氣千里樂郊細民歌舞
於春臺寒士歡欣於夏屋四井紀盛頻繁北海之開尊
衆樂與同雜沓西園之飛蓋文風丕變戎索允安

嘉定間公創新居上梁文云陳元龍卧百尺樓夙負功名之志揚子雲有一區宅晚安寂寞之圖盡收湖海之豪歸逐桑榆之煥定齋主人遭逢過分出處隨緣五更三點而入朝久厭承明之直八千餘里而溯峽敢辭蜀道之難初心欲濟於艱虞何意適丁於變故頭頭顯著步步危機病身空想於狐丘全家幾陷於虎口造物獨憐其忠赤上恩乃許以生還安行大地之風波只伏通天之肺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歸

去來兮只欲安身於容膝聊復爾耳可能無地以曬禪旋作鷦鷯巢林之謀庶同燕雀賀厦之喜樓圖書以娱老景藝花木以印歲寒滅匄奴何以家為須還好手營菟裘吾將請老寧復遐心聊題六偉之詞以資一笑之噱伏願身心安泰骨肉康寧肯堂收教子之功含飴遂弄孫之樂良辰美景邂逅四并樂歲豐年均沾一飽游山之脚力常健對客之酒量日增鬼神訶禁不祥門戶興起未艾

又作東宅上梁文云結廬南向甘歸隠於菟裘規地東
榮更詒謀於燕翼爲乃翁行樂之所作諸兒棲息之區
若箇圓成吾事滿足定齋主人不才宜棄未老得閒萬
兵立帳而里吏繞前曽作元龍之夢一水護田而兩山
排闥每羨野人之居天施斥去之愚神相歸來之福一
枝定卜百指具宜尚恨無燕坐以接親朋無隙地以種
花木規模悤悤衹可爲奉禮太祝之廳童穉騃騃便當
得叅軍新婦之配載謀新築庶可奠居聚國族於斯何

須輪奐定男位乎外靡限藩籬往來可當行窩徧廹難諭別墅展名畫於四壁列怪石於兩廂綦法帖則多漫字之碑蓄古琴則學無絃之譜有客吃常堂之飯無事讀來世之書只爾便了吾生捨此寧復多事娑娑正坐君輩敢懷責子之心辛勤有此屋廬肯忘束書之力聊題韻語以相工歌伏願心地清寧脚跟强健飽飯安眠而日日村歌社鼓以年年老景團欒曰富貴而與飲食阿奴蹌踉無災難而至公卿子舍發祥孫枝衍慶下澤

車款段馬到處閒嬉赤脚婢長鬚奴勿來相惱鬼無闞室人盡遜耕

又作歲寒堂上梁文云結廬在人境幸逃火刼之災藝木卭歲寒添栩草菴之景聊取後凋之意以為晚對之宜定齋主人勇退急流願為老圃飽嘗世味掩鼻腐鼠之場識破幻塵留眼歸鴻之外頃回禄之為變幸靈光之偶存東里西鄰無復棟甍之接南貧北富率為瓦礫之場擴地得十畝之餘誅茅開三徑之所夭桃曼李祇

得意於春風蒼檜緑筠願定交於晚節茶梅擢秀於雪
裏橘柚垂實於霜前凡此同盟之人允謂忘年之友十
年之計種以木培植成陰一日不可無此君彈壓俗氣
修梁載舉韻語前陳伏願飽飯長閒挂冠得請胸中丘
壑具山高水長之風筆下波瀾得霜降水涸之妙因孤
竹君而識玉版老約赤松子而交黄石公徧叅柏樹之
禪頻醉梅花之夢淡交莫逆俗客不來共園公而睹玉
塵相將摘隱會麻姑而劈麐脯重說桑田

又創一樓其上榜以水月觀其下榜以逍遥游混融二教會作一家其上梁文云神仙好樓居聊欲逍遥於物外水月通禪觀又將證悟於胸中合心迹於雙清融道釋於一致定齋主人在家羽士有髮衲僧跳出𠼪籃始覺昨非而今是愛穿翻戲肯教人重而已輕手持種樹之書身抱灌園之甕無復萬間廣厦庇寒士之歡顔且圖百尺高樓斂少年之豪氣不為行藏而獨倚將隨深淺以見機玉京十二闌干分明可到金地三千世界倏

忽見前箇中落成吾生願足暫停工斲齊聽相歌伏願境靜長春人閒不老尻輪神馬徧從塵外遨遊心印法燈盡向眼前了徹知有之非無無之非有悟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挽浮丘袂拍洪厓肩相與共游方之内遭臨濟喝吃德山棓執如來不語之禪縱未能白日升仙也終解立地成佛

嘉熙庚子歲公於盱城景德寺門創一傑閣像五百羅漢像於其中作上梁文云五百尊石橋大士化身久駐

於淨方三千年刼火彌天餘燼未還於舊觀花甲已經於十稔檀那莫辨於衆緣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定齋老人來佛果位見宰官身久厭塵緣求出世法無我相無人相天開方便之門學小乘學大乘願求解脫之路不憚有為之功德要成無上之因緣阿堵物聚少成多運斤手將勤補拙采山而木容泣伐石而土丁愁伻圖告成卜筮協吉開法筵看第一義從淨土入不二門輪奐九霄龍象為之歡喜翬飛萬瓦燕雀賀其崇成於以祝

當今皇帝之壽齡於以鎮南贍部州之世界聊題六律
以相百工伏願佛日光明僧寶堅固為一大事續如來
無盡之燈於萬斯年增主上在躬之歷病居士消身口
意之業善知識結去來今之因阿闍黎朝朝去應緣道
場小沙彌箇箇作承家法嗣風調雨順從令都是大有
年貫朽粟陳到處盡成極樂國護持叔運鎮壓衰魔
公有文十卷號定齋集其孫淮西運使世堅刊本濡須
此其集中之一也他作多可觀然其仕宦所至頗乏廉

稱其帥蜀也歸裝满載由是田宅浸廣寶玩充牣屢為臺簡所攻故公論以此少之

馮初心諸作

馮景說夢得南劍人自號初心由進士入官歷知連山縣通判建昌軍開慶乙未賈師憲以樞密使宣撫京湖辟為幹辦公事以箋表受知師憲入相力拔擢登朝歷清顯掌内外制與後村劉潛夫相繼代言景說晚進名望在劉公下然劉公文章宿老為工部尚書僅得兼直

學士院而師憲擢景說乃至真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時論以為不公葢景定間也景說有初心玉堂集十六卷掖垣集三十卷板行於時甞見西園傅公謂余曰頃於矩齋曽公館中見几間有初心二集謾啓卷觀其一二全不成文章因擿去不復觀余竊駭傅公之言以為師憲固不學無術之相然朝廷擢一詞臣發帝之制海内具瞻縱非奇材亦何至如傅公所言哉即欲求其藳證驗不可得也歲在甲申乃始從曽九華假㬌集熟觀見

其所作嚴重縝密事辭飽滿亦可謂平正之文所病者
層砌堆疊而乏疏暢活動之工比之後村天材宏縱雄
渾超卓則誠有不及而謂其全不成文擿置弗視則傅
公之言眇之過甚盖傅公老儒交游後村梅亭諸公景
說晚進固宜其俛視之然文章繩尺自有定論未容以
輩行先後望風輕訾此吾所以欲為平心之論也余編
中華黼藻集已悉取初心集之佳者具在而猶有警聯
可稱者輙列於此貫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

陵越我穆考前聖後聖一也曾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
俟而不惑坦然示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
兹益得於考父武成二三策實見取於孟軻今余宣乃
重光成於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豊
美壹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予所謂嚴密能
滿而欠疏暢活動者於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鶚免右丞
相依前少保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
制詞有曰東海記夜衣之往同州副渭獵之求曰俞汝

諧爰置諸右未殫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為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徳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靡之既難反於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貫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興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為天運重開令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於宗祖交於神祇維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紞紘綖爾乃著

孔容之側來馬游于閶闔畢寮從乎崑崙肸蠁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鍾欽民四方之太和以予敬休得師殖禮率有功而不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守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溥四海而皆準南暨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尚求旨趣包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

詞曰春秋王者無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
重五經之本渙敭明命乎驗羣工具官包具學積於原
而心彌充智酬於變而力彌裕教於齊國本伏生口授
之書儀我漢庭皆申生力行之對永肩一節逮事兩朝
外而雲雷之經綸内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
陳頃往聘者久之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邁乃訓緝
熙典學之功朕儀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
小毖之助屬采薇之勤於稽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

之操而陪宥容之勝尚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
轍寘諸執政二三書殿穹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
以成南方之强噫敷前人命不忘大功益欲圖報寧之
事令冲子嗣無遺壽耇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賛廟謨丕
昭成效馬光祖自建康除叅政有曰黄旗紫蓋千載南
方之强大纛高牙三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
尚見老成執政猶吾股肱式和敵假姚希得除資政學
士有曰大學東廳典故西廳曾東知於先帝華至茂席

文貝底席實協贊於冲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數下恩澤詔書誰與領北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曰不遠帝城尚蘄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嘉與含生之民共由太平坦蕩之路吴堅兵部尚書誥有曰王覲為可思見春宫之端寮氏功曰膚峻陟夏官之常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中軍又曰翽翽亦集爰止已半

老儒咄咄不相助耶獨一選士黄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適駿殿中無雙之稱勿替法廷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官有曰恭承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於典刑黄散之班俛仰已成為陳迹反吾初服懷吾里居何蒹葭之凄凄曰龍蛇之起起惟是宅穸能不盡傷鄧坰贈光禄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擘於遺占隱卒崇終宜優於恩典恭履行謙恐涖政

廉平有此典刑曾不當於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於重泉能不盡傷可無寵異昔貢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禄大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定矣其追美竊以貴寵章丈及翁除尚書郎官行詞有曰圓精垂象大微著乎積宿天臺師屬武銓劇於列部非夫標清海岱津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明薄最倚之詳緻者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揺

鉤陳使當兵流星旄而燭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瑶
象以駕龍紛其葳蕤靡不畔飾參旗夾清晝之捷斗衡
揭中宵之符埍玉和鳴芸珠絢耀貫似道曾祖母贈魏
國夫人誥有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為
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比小君之封貫涉封魏王有曰朕
肇稱殷薦䄙卜夏正天子相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
有成績紀於太常賈似道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
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為臣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

麋弇被監司按發降官誥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闕為嘉定直臣爾弟弁亦近世辨吏咨爾往牧亢其家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於朕前朕固憮然於此矣削官二列遲爾惟艾

以上皆憑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原初不為謬其短處在砌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憑其未知之歟若意脈沈厚風骨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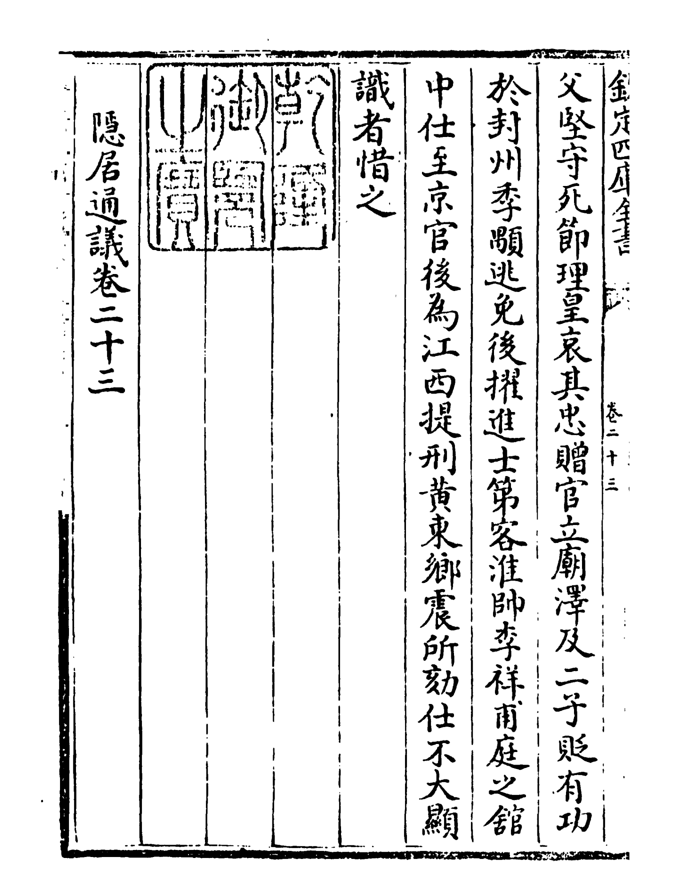
勁雖不用古人語而自作議論辭意俱到尤為超絕近世惟陸放翁深得此體故其表啟獨步一時惜乎其不大用也使之當制必能黼黻皇猷以名百世其後惟後村劉潛夫力學陸體故代言之作應用之文皆非時輩能及楊誠齋表箋亦自超出翰墨畦徑可諷而誦然病於大奇遂至刻露曾不如陸之深沈渾厚也嘗紀戊午己未間景説倅貳盱江時通弘齋包公啟有曰其在暗室屋漏洞洞屬屬如交神明凡為天下國家磊磊落落

若行日月又曰九分君實兒童皆誦其名一箇包家兒神亦落其膽又通陳右司啟結句有曰春風坐了三箇月願自進於明道之門黄昏一洗十年腸殆庶幾乎後山之學自初學觀之亦可謂工矣其如累句之太多何

鄧季顒所作

臨川鄧季顒林號謙谷富有文采嘗以翰墨見賞於諸公間開慶己未陳華父元桂出守臨江以鄉里故約季顒與俱凡文墨皆屬焉會鄂渚逗渡江右倶警江西制

置副使徐有功敘子駐臨江華父大合樂以饗之季顒為作樂語甚佳有曰持節督官軍次碧嶂清江之列頁弩迎使者瞻碧油紅旆之輝云云其官適身是膽滿腹皆神三十年前為周造士進士一萬里外識漢護軍將軍云云結語云幸有陳平六出計可與相謀吾知徐公百不憂何妨徑醉試衆急擲以動殺聲此數語奇氣拂拂真俊才也口號有曰平生朋友叔知我天下英雄操與君亦自佳句惜省記不全耳其後臨江破有功遁華



父堅守死節理皇哀其忠贈官立廟澤及二子貶有功於封州李顒逃免後擢進士第客淮帥李祥甫庭之館中仕至京官後為江西提刑黄東鄉震所劾仕不大顯識者惜之

乾隆御覽之寶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徐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元　劉壎　撰

經史一

姚崇言十事

唐玄宗初即位召申州刺史姚崇欲以為相崇至帝方獵渭濵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說與俱馳逐緩速如旨既罷乃咨天下事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鋭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佯不對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此一節先儒議之謂姚崇先設十事要君失人臣體愚以為崇所陳十事皆關係國家大政初無私意君臣交際之初以誠要約他日各踐其言克全始終豈非美事又何失體之有今觀崇所奏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幸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寵自解

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竪不敢任政可乎戚里貢獻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光寺上皇造金僊玉真二觀費百鉅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

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謝翌日拜相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如上十事皆關係國體君德之大者真宰相之言使玄宗始終信用何至啟播遷之禍耶非特當時行之有益雖後世明主謹此十事亦足致治而以要君議崇迂矣

張良言八事

史載漢三季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困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

誹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駡曰豎儒幾敗而公事
令趣銷印此一事世論皆推良善籌策以愚紭詳其事
有難盡信者且八事之中多漢王所能行如表閭封墓
發粟散財寛仁大度之主所優為而謂之不能何也偃
革倒戈歸馬放牛乃滅殷以後事今楚漢相持正是兵
鋒之交而言及此曽不顧其為迂何也其必不可能者
惟有制籍之命得籍之頭而其必不可易之論則六國
立游士各歸事其主此合於理無可疑者餘未敢盡信

也聽言之道當以事觀史亦豈盡實録乎○史載高帝崩陳平自樊噲軍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按是時惠帝甫即位安得有謚今呂后稱孝惠即見史之謬誤也左傳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正類此○魯仲連傳載魏新垣衍說趙王曰秦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且是時昭王在位正謀稱帝豈得有謚乎吾故曰史非盡實

錄也古書患不攷究爾若著意采索折之以理其間可議者何限

宇宙快事

周瑜魘曹操謝玄走苻堅唐莊宗破夾寨周世宗捷高平皆能以亡為存以危為安以敗為勝奇偉英特照耀千古讀史至此令人意氣飛動宇宙間一大快事也嘗欲合此數事類編名之曰古今快意集時一覽觀足激懦志其次如韓信破齊趙光武破尋邑劉裕北伐郭子

儀見屬王晏球敗契丹凡以弱勝强出人意表者皆可

附見

事會無終極

曹氏父子方謀篡漢不知司馬懿父子已在其側益事

會之無終極如此

昭烈霸業

漢昭烈能不忘劉表而不能不背劉璋此一事未免為

盛德之累故坡翁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

古豪傑何乃為此事璋無得罪於蜀民其亡有足哀者故昭烈之取之也亦遲回不忍及迫於羣言然後圖之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璋之失在知人不明聽言不審法正張松能謀而不用黄泉王累劉巴善諫而不聽嚴顏盡忠而不使其亡宜矣孔明王佐之才至此乃狥詐力者亦以昭烈奔走狼狽無地駐足急欲求止泊處故為此舉爾葢昭烈霸業至此而後定

漢唐弱主伸法

漢唐末造多弱主不足稱然如和帝之誅竇憲代宗之誅元載德宗之貶常衮一時快事殊起人意有英主所不能為者未易以弱主少之也憲之誅於當時尤難

生人婦

高宗皇帝嘗閱奏案有生人婦三字顧問輔臣時湯思退以博學宏詞科進為宰相因對曰生人婦出三國志杜畿傳上歎其博記今觀陳壽魏志杜畿傳不載正傳乃裴注中所載魏略曰初畿在郡魏武帝擢畿為河東太守被書録

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録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録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先主德量

陳壽評蜀先主曰先主弘毅寛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

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此評殊公足以盡昭烈之平生

武侯惜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為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李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此數語甚偉非惟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於儒者之論豈止專於武畧而已哉

北地王守節

譙周勸後主降鄧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禪既降魏司馬師與

之宴爲作故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師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幷之他日師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大笑以上出漢晉春秋嗚呼若諶者可謂忠臣孝子死社稷者矣禪

之庸如此何足負荷人言劉景升兒子豚犬以禪方琮抑又甚焉誰謂玄德英雄而生子乃若是哉譙周逆賊千古共憤之

武侯子孫忠節

諸葛亮嘗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嗚呼讀孔明此

表可謂不負人主矣彼胡椒八百斛者宜其遺臭萬世也亮子瞻字思遠景耀六年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拒艾前鋒破退駐緜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大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武侯有子有孫如此此所以為武侯歟

通鑑帝魏綱目黜魏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於三國帝魏而以吳蜀附之世病其非然其說非始於司馬公也朱文公作綱目則黜魏而直以昭烈上繼獻帝世許其正然其說非始於文公也按陳壽在蜀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武侯所髡實於劉氏有私憾其著三國志故以魏為帝而指漢曰蜀遂與孫氏俱謂之主通鑑帝魏因壽史爾然壽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以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

晉武帝名炎而後主年號也 其書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宋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惟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唐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朝歐陽公論正統主於帝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南渡後張寧公栻作經世紀李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綱目黜魏因此諸說爾壽曲筆以報父仇毋蜀特甚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弗書慶

元間有廬陵士人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既正其名復撰著文之善者并書之别為音義四卷論者謂常著此書殊善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當時英賢憲章以備見一代之制云

周恭帝禪位詔

五代開皇紀載恭帝禪位詔與宋朝太祖實録所載無一字同殆史官改易元本乃知盡信書不如無書

南唐諸臣死節

南唐三主烈祖元宗後主本紀三卷列傳自宋齊丘至高麗十五卷通十有八卷不著作者氏名然考敘論有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又曰乾道淳熈間子游蜀在成都則疑出於放翁陸氏筆也盖陸農師佃曾宦淮西而乾淳間放翁以石湖范公辟為成都

府通判是以疑之南唐偏方狹境政體柔弱故其書亦淺蹙無以激發人英特壯偉之氣獨其四十年間忠臣節士相望死國如我祖忠肅公以守壽春死孟堅以力戰福州死張彥卿以力守楚州死張雄父子八人以力戰溧水死孫忌以奉使不屈死淄佑以直諫不阿死廖居素以直諫不聽朝服赴井死李延鄒以不草降表死陳喬以不肯降附死胡則以力守江州死俱表表汗青照耀千古而其可恨者則以小國短世不得如張睢陽

顔平原大顯於世爾書有徐鍇傳而無徐鉉傳不可曉其間有欠釐正修潤處暇日尚盡心焉

黄石公素書

前漢書載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遇一老父後五日夜半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後十三歳良從漢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用是書佐高帝取天下此説近於恠誕知道君子所不信

然良之事業卓冠一代非凡人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受之也世多指兵書三略為黄石公所傳之書宋張商英曰非也晉亂有盗發子房塜於玉枕中獲此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妄傳世所謂素書是也或又謂素書之旨即老子道德仁義禮之說實與道德經相表裏近得其書讀之其意雖祖老子其文殊不古雅故不復録而姑載其六篇之名云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本德忠道章第三求人之志章第四遵義

章第五安履章第六六篇之中多言修身治國用人之道而不及於兵似與兵法之説不合

忠肅劉公死節

南唐書載我祖忠肅公仁贍死節甚著與五代史合而敘論乃曰乾道淳熈之間予游蜀在成都見梓橦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容死無後故得之又曰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何如而其

後於今遂絶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予閱南唐書至此喟然嘆曰誤矣按忠肅公既死節諸子中有一子諱讚者周世宗録以為懷州刺史刺史生工曹諱希遜始來南豐葬九陂者牛頭坑工曹生昇州通判二府君諱昭葬望市嶺側冷水坑尾墳墓至今存也通判生江樓居士八府君諱元載至予為七世孫譜系俱存然則謂之無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葢紀載之難如此抑忠臣義士捐軀死國自以已分當然豈計後福

者當是時周世宗親征臨城爲公所扼多致喪失公寧保後日之不屠城舉室必盡戮寧復有後之可覬其幸而不絶者偶然耳臣子固自盡其心而天亦何心臯陶庭堅之不祀鄧伯道之無兒報應之理安有定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言親見節使告身在金寧處則叙論者即放翁也

稷契

世以稷契並稱按后稷乃舜時官名棄爲之契則臣名也爲司徒之官並稱不類

揚雄傳

班孟堅作揚雄傳傳末數語抑揚有味而讀者每忽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上天禄辟邪二石獸也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

勿問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尚不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嚴久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

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以上皆班語詳傳首言雄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沉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又曰用心於内不求於外觀此則揚之學豈尋常文墨士哉至傳末之辭乃如此則其學亦未足取重當時矣予昔

嘗觀太玄經雖曰準易何敢望易象山先生謂其乖錯陰陽必有所見而云子雲之揚從手不從木今漢書或作木昜非是近世建昌守有揚其姓瑱其名者居婺州其姓從手昜豈蜀揚後裔歟又文章家多用載酒問奇字不知載酒自一事問字自一事也合而用之誤矣按僧一行讀太玄經謂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則太玄未可輕議也

三尺法

西漢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專以人主意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今人常稱三尺法葢本於此

司馬遷傳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牾讀曰忤相觸逆也又曰抵觸也抵牾枝拄不安也

牾音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其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以上乃漢書司馬遷傳贊語也其間指摘子長所短極是特未知孟堅所著書果無可指摘者否予閱司馬公之序游

俠述貨殖皆有所激而抑揚之尚俟深考

武五子贊

班固贊武五子有曰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云云前輩甚取此論

兩姑

兩姑之間難為婦此後周楊忠語忠即堅之父也封隋公忠死堅襲爵是為隋文帝

隋之亡國有二

致堂胡氏寅曰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益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然則以胥吏治國者尚其鑒於兹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元 劉壎 撰

經史二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賔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賔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

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為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為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凝按後卷於舉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諺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即安也）

軍聲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魏郡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

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非楚族姓黄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為公子非也太史公以孟嘗為謚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釐王即位後封公子為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為楚相封為春申君今浙郡有申港即其地也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為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未知其何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君

鄒陽書

鄒陽繫獄上梁孝王書徒富贍而無義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戮宫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蓋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繼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為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為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即墨遣使詐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

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即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為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

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道德之於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絮舜免為庶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庖今人多作孚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孺字讀當考○按十虞韻注枹擊鼓杖張敞枹鼓稀鳴顏師古並音桴又左傳成公二年援枹而皷皷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忮合

依漢書押又五支韻曰杝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蕢桴並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屋棟曰桴曾南豐詩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孚音為穩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輿致但求去微豈真瞶者葢以嘗臣劉璋璋為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

徼終身恨之不肎為孔明屈雖其榦略未之見要是義士徼之崛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

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叙失在於略時有脫漏於是上搜舊聞旁摭遺逸以為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

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玄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於申韓故其政深

刻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使宮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内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為惟無法之國不可為孔明葢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為守者

春秋不絶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宜為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既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既得國矣已而

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宜丘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為己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絕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閭為尚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共嫉之會氐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鎮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

州諸軍事充既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鎮百僚諸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懐對曰勗請言之俄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成婚充遂不行既為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欲廢之勗等救解及惠帝即位立為皇后荒淫放恣亂彰內外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殿

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猖獗中原遂陷洛陽執帝北去晉遂亡矣故丹山翁公合嘗有言曰劉石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於夕陽亭之一語安史亂唐不決於漁陽之鼙鼓而決於曲江直諫之不留信哉

○充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司馬太子舍昭

人成濟以兵出問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於背帝崩於車中晉王於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弒逆乃決於充之一語也帝受弒濟受誅充實為之宜其死而絕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謐為嗣而謐亦為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擷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

之

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未為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於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間○年少官薄然其

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鄭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為博士與黄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弑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畧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郅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聶政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即此意

甯成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為

張湯傳趙禹為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〇張湯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東坡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

義縱為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摯為治（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

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寛内深次骨

大宛傳叙事縱横可觀或曰此葢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竒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逺矣

月氏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為鑿空者葢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

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説愈謬矣

史記抑道德而進遊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

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

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敘事甚整

佞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閎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櫂船為黃頭郎著黃帽也櫂音棹

周仁最寵過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辯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猶言

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骨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説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語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来見道傍有禳田者為田求豐穰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篝籠也甌窶猶抔摟也窶音如婁言豐年收掇易滿篝籠也汚邪下地田也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予聞前輩讀汚作蛙今史記乃無音不如何如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帣韝鞠䠞帣音捲收衣袖也韝音溝鞠曲也䠞與跽同謂小跪也

○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

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舃交錯杯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六博投壺相引為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壠竈為槨銅歷釜鬲也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

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為二千石

佩青緺出宫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教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教衛將軍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便洞見之亦大異事索隱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

耳

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大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為郎時遊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

也○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宜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貨殖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棊置○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户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貪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元　劉壎　撰

經史三

秦不絶儒學

秦始皇焚書坑儒遺臭萬世而莆陽鄭夾漈樵謂秦未嘗廢儒學言有證驗似亦可採其説曰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

歲陳勝起二世名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儒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葢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夾漈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是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易固全書也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

人哉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葢為此發也詩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詩本自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學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論甚新

篁竹

篁竹字出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諌用兵書中

天幸

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

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乏絶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病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衛青為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絶乃稱

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貴舉二字當考

剽姚字音

去病衛青姊少兒之子也初為嫖姚校尉服虔音飄摇大顏按荀悅漢紀作票鷂盍勁疾之貌票音頻妙反鷂

音弋名反杜詩後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論者以為杜子美平聲讀兩字不知其用服虔音也

大將軍軍出塞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軍出塞云云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軍單于遂乘六𦍒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張釋之傳

秦任刀筆之吏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注云謂空具文而無其實○文帝倚瑟而

歌意慘悽悲懷

李廣不擊刁斗

一說謂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說謂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一說謂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鈴也一說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而無緣音鐎夫以一刁斗古人猶不能詳其制言之各異其說然其實只是今日揺鈴擊柝之類以警夜備非常耳

李廣數奇

大將軍青陰受上戒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匈奴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者不偶也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愚按數字顔音所具反漢音所角反未知孰是

戰國策

劉向未曾校定戰國策之先其書號曰中書又曰戰國策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名不一至向始以為此戰國時游士策

謀定其書宜為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列國時備載凡三十三篇舊有高誘注宋紹興間又有縉雲鮑彪注尤詳且多駁正世稱其善向舊本起東周次西周又次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而止以中山彪謂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故首以西周安王威烈王子也而東周次之

西周首章曰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嚴氏即韓之嚴遂也遂字仲子時韓傀相韓列侯傀名俠累列侯重之嚴

遂與之不相能求得軹深井里人聶政為刺客殺俠累于東孟之會注殺人不以道曰賊豎小使也亙見韓策曰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曰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副荆軻又曰名堅見西周注是陽豎即陽堅也殆堅字近豎誤文耳

嚴仲子謂聶政曰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注曰粟十六斗為一柬舂米一斛曰

糲

猶之井中而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此韓策中語甚佳

華佗

觀魏志華佗傳見其醫入神妙與造化通倉扁後才僅見耳然佗能洞見世人之五臟而不能察孟德之心術竟被收録坐死豈其明智有所偏歟

限田

漢儒限名田之議甚好後世若能行之自可抑兼并豪强誠重本救末之良策也

貴賤無常

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武帝祓霸上還因過主家飲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公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毋相忘入宮有寵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即戾太子及陳皇后廢子夫為后此貴賤之無常一也子夫有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其三子皆封侯貴震天下是時帝

姊平陽宫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乃許之白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此貴賤之無常者二也衛后出於歌謳衛青起於奴僕一旦際遇至於母天下壻帝庭而無非之者褚先生曰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出燿榮華貧賤時事何足累之哉予閱此傳

深有感於此語

漢武帝微行自輕

漢武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邀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婦謂其翁曰吾覩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宫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愚聞

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主所為如此若非遇逆旅之老嫗識人一反覆間立為齏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乾隆御覽之寶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徐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元　劉壎　撰

禮樂

雩祭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以太昊青炎帝赤軒帝黄少昊白顓帝黒配五帝左傳龍見而雩乃角亢星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恒

旱故雩雩之為言遠也遠為百穀以祈膏雨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世人常言舞雩未知其義始此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漢高帝八年令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祠后稷以羊彘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主穀乃於壬辰位祠之壬

為水辰為龍就其義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置祠唐以立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又詩絲衣序髙子曰靈星之尸則祠靈星亦立尸後世學宫門謂之靈星門者或謂靈星之祭賔尸於此故名然今之靈星門於義實所未喻又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〇詳見後學宫制

封禪義

帝王易姓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

于天而必于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以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者亦因天以及地也說者謂封禪取高厚之義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成功相禪代故封禪以告太平

墓祭

世謂三代以前無墓祭而朝陵拜掃起於秦時古宗廟

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制故議者以為墓祭始於唐也

學校配享

州縣學祀文宣王以兖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文

廟後宋咸淳中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并祀曾思配享於是以郕國公曾子沂國公子思升配文宣王與顔孟為四其意葢以顔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之盛典其後見北人云北方文廟惟以顔孟配而曾思不與焉葢移蹕東南曾思並配之令不及北方故中原惟守舊制也初制配享之禮顔孟東西相對其後熈豐姦黨以私意追尊王安石因妄比王安石為顔子遂遷

孟子位西面東與顔子對者退處於位東面西與顔子並既而朝廷更化國論維新乃罷王安石配享亟毀其塑像一時因循不復釐正孟子仍舊位東面西咸淳增配承襲謬亦以曽思並列于顔孟之下俱位東面西竟成虛右遂謂配位俱當左列其實不然

大行

古者君亡未有謚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反之義也始皇崩於沙丘胡亥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愚謂行字可作去聲葢謚未定則德未名姑總稱爲德行之大者

墓旐書例

古人題旐及題墓必加國號如曰唐故宋故所以表其爲何代之人後將有攷也曹孟德自謂願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者亦以漢國號加於故字之上此其凡例也德祐以前題墓俱曰宋故不以爲嫌歸附以來皆不書國號惟書故字甚無義理近見北人皆書元故南

人乃不然由今思之若不書元故則題旐題墓惟曰某官靈柩曰某人之墓此理為長子有友人不書國號子并去其故字識者咸以為當葢既不書國號則故字之義無所承若必欲書則必加國號乃可

鹵簿字義

鬼谷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盾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

外餘兵在内故但言鹵簿而五經精義亦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之曰鹵簿其義如此

社稷之名

予於前卷嘗紀今世並稱稷契為非葢稷乃官名契乃臣名也按國語載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即神農起於烈山祭法以烈

山為厲山是也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禹之興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伯者在羲農之間其子句龍在黄帝時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社后土之神也又棄勤播百穀死於黒水之山故曰稷勤百穀而山死由是觀之則柱與棄俱號后稷氏共工句龍號后土氏稱后稷后土則各以其官於理甚宜若以稷契並稱則官名臣名雜述矣杜氏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

為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又曰凡社皆以句龍配凡稷皆以棄配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援神契云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

漢酎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八月嘗酎會諸侯王於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

皇帝齋宿獻金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令南方所謂一宿酒者只一重而已今至三重則其味醇厚可知矣

九族

九族之說具載禮經（見喪服小記）然諸家議論不同按夏侯歐陽等則以為父族有四母族有三妻族有二與孔安國尚書注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說異然鄭康成孔頴達則謂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由五而九故列圖于後以

俟知者

父族四

已姊妹適人者及子

父五服內親族

父姊妹適人者及子

已女適人者及子

母族三

母之姊妹及其女

母之父姓舅族

母之母姓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三族

高曾祖父已子孫曾玄

由一而三父子　己身　由三而五祖父子孫

由五而九高曾曾玄

學宮靈星門制

州縣學宮舊制外門曰靈星未詳其義余叔父秋麓先生博學多能洞究古誼嘗著其說云漢祭祀志曰龍左

角為天田天田號靈星見則為農祥故春耤田而祈社稷祭之祠后稷又祭之祭之皆有尸天子諸侯卿大夫名以配先祖食不忍輙忘祭罷不容遽使之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必尋繹復祭但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卿大夫祭之當日又祭曰賓尸士曰宴尸皆退尸也故於廟門外又一門曰靈星門漢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今無存者不可復考良耜詩

序秋報社稷也與緇衣篇次相屬亦可考見緇衣詩序又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旨意甚明近世儒者不知何故刋去此語殆由不知靈星之尸為祈報社稷之尸也夫子釋奠祭之畧無其義間嘗深思其制抑昌黎先生謂夫子生民之功與社稷之功固自有次第者歟故作靈星門於廟門外而釋奠皆出揖之歟書此以俟後人博采以上皆叔父所著說叔父嘗以明經兩試天子之廷退而博考經史百家多所論著尤於孔門諸子之學

多所發明著聖門言行録若干卷盖勤苦考訂凡數十年而後成又自類所作曰山鷄愛影集近得而讀之筆力超絶雖老師宿儒不敢望其藩也念昔垂髫從叔父學辱承奬掖令叔父八十有一余亦六十有六矣老冉冉將至懷舊凄然予杜門隱處塵土枯槁海内知己貴人零落殆盡非復疇昔故雖勉自造就力昭其苦心使得崢嶸略慰平生而有不能也付之浩歎而已然叔父雖高年詩筆彌勁而愚乃志氣日惰幾于進寸而退尺

嘗自笑曰豈江淹才盡邪友人譚伯玉酷嗜叔父之文
欲先刋其所作詩果成予當附數語其後

從祀之目

按史記及唐會要弟子凡七十七人而闕
宋宰相王文正公旦嘗言會要所錄七十七人當
從闕所載七十二人於是琴張申棖林放陳亢遽瑗
以其俱見論語取此五人而削去公夏首等十人大觀
四年并子思從祀凡七十七人東廡則金鄉侯澹臺滅

明其首而西廡則單父侯宓不齊其首也歷數之至考城伯戴聖而止其間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荀况伏勝戴聖俱非聖門弟子除顔曾子思當時聖門弟子固惟止七十而已戴聖諸人并萊蕪伯高堂生至晉司徒杜預凡十有七人入宋續增唐昌黎伯韓愈至宋華陽伯張栻凡十人今元朝又新增左丞許衡一人通古今為九十八人頃余于閩從邵武詣學瞻敬時郡侯廉公命立塑像裝繪一新像設嚴整絶勝諸郡予因計其數

目與舊載文字相同如右康公問予數目是否予荅曰是

六藝目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其目或不能詳今載于後

五禮吉凶軍賔嘉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𣯶朒旁要

樂府諸調之始

樂府有般涉調雙調水調之類其來遠矣雖隋鄭譯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然不著其名及考唐杜闕

訣載唐諸樂名

大蔟宮　時號婆㐌調如萬國歡之類

大蔟商　時號大石調如昇平樂破齊陳之類

大蔟羽　時號般涉調如太和萬壽樂之類

林鍾宮　時號道調如垂拱樂之類

林鍾羽　時號平調如舜媚孃之類

黄鍾商　時號一越調如緑沈栝之類

黄鍾羽　時號黄鍾調如春楊柳之類

中吕商　時號雙調如傾栝樂之類

南吕宮　時號水調如五更轉之類

闕　時號金風調如蘇幕遮之類

律管候氣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面薶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隋文帝開皇二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内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案上以

土䕫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令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

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弘不能對夫天地之氣隱微深妙而數子者能以智巧相窺何其神也

音樂應驗

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從古而然殆不可曉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餓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于火中探得僅數卷行世又煬帝將

幸江都有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子當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卧室中聞而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以是知之帝果被弑於江都

西域人知音

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后入中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

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於是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乃知人性聰明無分畦畛詎可謂絶域有遜於中國也况所善胡琵琶者又其國俗所素習者邪

塤制篪制

世本云塤乃暴辛公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畿内有暴國豈其時之人乎爾雅注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鷄子大者曰嘂音叫

篪世本云蘇成公所造舊制○毛詩何人斯蘇公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其為何代人然非舜前之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舜時有之成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注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詩云仲氏吹篪是也今人常言塤篪而不識其制謾著于此嘗見賓退録言塤篪之篪則竹虎二字之中猶加二撇今寫者多只從竹下繼之以虎即非

字矣孜之説文信然

挽歌之由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啟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言挽歌之由止言漢髙帝時齊王田横自殺其故吏不敢大哭為歌以寄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不知其起於春秋也由來久矣

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護宋武帝長女妻徐逵之為彭城内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内直督護丁旿殯殮之逵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二曰黄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間何由見歡子○又有闕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元 劉壎 撰

造化

兩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焉天一地二者乃先後之言爾地亦惟一而云地二者葢言下巳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

記云朱符謂火著如兩儀不可缺一故不曰二而曰兩者陰陽互為用也羅氏路史發明其義乃知兩與二相似而實有辨

亭毒

人常用亭毒二字而不明其義按路史注云亭蓄其形毒散其氣此謂天地之初也曰亭毒萬有風行焱逝孜亭之毒之之原出列子俗見習熟以毒義為不美然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正猶岐雷俞扁不惟參苓之養

性其刼痼攻積雖烏喙亦所當用何也以毒攻毒有至仁焉善去兵者不廢師故曰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天地開闢數

皇極經世書言天地開闢之數實前古聖賢所未及今書其略于後

天地一開一闢謂之一元總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開自寅巳至戌戌而後閉閉之時凡二百四十星計八萬六千四百年閉自戌戌至寅巳而始開開之時凡一百

二十星計四萬三千二百年自夏禹八年過午至今猶屬午之中工必待满足一萬八百年然後過未自開闢至今約三萬八千年自今以往猶須過四萬八千四百年

天地有初

祇裯新襲蠛蠓生之洲沼創出蟲魚塵馬一氣之初萬物相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按談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

日為馬七日為人葢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令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謂天地有初其理則然而雞狗羊馬之説葢先生物以供人之用耳

夫婦所始

元氣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巳者包之始也自子而推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亦在巳也陰實從馬是故聖人因此制為男三十有室女二十有家之禮參天兩地自然之數配也自巳而

妊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申統於寅庚統於甲左右巳之合以子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又曰男子由戊子推之左行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以土生木也女子由庚子推之右行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金生水也此男女陰陽出於自然子不習數學未究其理姑記于此以待識者

古今一理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此言出于王充充謂有理昧者謂古今殊觀非是

天地毀敗有數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語出於無常經物莫不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蚌螺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刧灰有以見地

嘗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如晝或越裂崩地有以見天嘗毀矣究首道君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况於人乎此皆路史所載且注云今西北荒外沙漠閒皆是海滄遺跡而大行麻姑朱厓等山險厓石罅皆有螺蚌之殼頳魯公以為桑田之變也天地崩裂事史載甚多其最著者闕元年十二月從天西北角至東南或折裂二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雞皆呌或見天中宫室之類豈果毀敗有數天地

莫能逃也建昌城西有石崇覩其石間有螺蚌殻合之
顔魯公所載信然

魁星移次

淳熈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壚
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
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
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書無魁星
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即斗魁安得移

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雷尤為甚異據鄧之説魁先臨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間特小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尚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間一時之榮千載事業于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既貴之而今又絶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

家運數將盡者已而戊淳辛未歲狀元張鎮孫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

氣數災異

氣數災異之說揆理不通然亦有適應者予嘗聞州里長老言嘉定壬午歲南豐大水甲申歲又大水紹定己丑廖寇破邑辛卯大饑荒後六十年至近歲壬午衆謂邑當大水竊意太虛浩蕩所識者廣豈屑屑獨計吾豐

邪至期邑果大水甲申歲謂復水矣然卒不應逮乙酉又大水不減壬午焉丁亥大饑質鬻妻子至己丑衆又謂當有寇警殊又不然已而臘月慮遠者與汀畬相挻而起至庚寅春朞月日寇乘橋攻南門州兵禦之幸不破城而辛卯又饑特不如丁亥之甚雖不盡應顧亦不免然則災異氣數豈有期焉先定之乎

三元

嘗見歷家有三元甲子之說而不曉上元從何而起近

見史書云歷自漢降沿革不同然大衹皆布算積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十一月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

五行

卜算家以四方分金木水火而土居中位於四方無所附麗於是寄之於水曰水土長生申水土旺在子水土庫在辰水土敗在酉愚嘗思之土不當寄於水克水者土安可相寄火實生土則火為土母以子寄母似為有

理此說雖往來胸中未之能決因覩月令注黎兼為土官止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為四神者火土俱位南方其神皆祀黎又周禮大宗伯注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由此觀之則愚欲以土寄於火似合乎古人之說矣

五色

五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是為五方之正色若夫以木克

土則青黄合而成緑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黒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黄黒合而成緌此五方之間色也

五星聚處

歴家謂宋李甲申歳十有二月五星聚斗是為丑寅之間按五星緯天躔次不同其聚而同度實難考之前代漢高帝時聚東井宋乾徳五年聚奎宋李甲申聚斗其聚于井實開文景之治其聚于奎實開咸平慶歴之治

今聚于斗其應雖未可知然以古今之難逢者一旦會逢其為正祥必也自當有驗特未知孰當其應爾史載漢元年冬十月聚井以躔次推之當在六七月之間宋初翰林學士竇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朝嘗謂多遜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儀不及也已而果如其言今聚斗在十二月而歷家又謂來年十二月木星前行斗度數日恐于躔次不合然亦未知孰是余於歷學不習無以訂其是非然考五星所聚

之方多在乾坤艮巽之位井在未申之間坤位也奎在戌亥之間乾位也斗在丑寅之間艮位也然則他時復聚當在辰巳之間巽位邪巽位之宿為角則四聚其在角乎謾記其説如此以待來者○後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于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為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聚主文故為瑞應而軫無可取故不言也然朱張吕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乎

妖孽之名

草木之變曰妖蟲蟻之變曰孽六畜變異謂之禍異物忽生謂之恠氣相傷相逆曰盭已上出玉歷及漢五行志今世俗常談惟曰妖孽曰妖恠然未知其所以命名之義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